

四岁那年巧遇军医

□ 马海霞

我四岁那年夏天,突然浑身红肿,并伴有高烧,父母以为是生水痘引发的高烧,没有当回事儿,吃完饭将我送到爷爷屋后,便上班去了。

爷爷见我高烧不退,已经有些神志不清,意识到事态严重,背起我便往乡医院跑。到了乡医院医生不敢留,因为他们搞不清是何病症,建议我们去县医院,但去县医院坐车也需一个多小时。

正当爷爷着急托人喊我父母赶紧回来送我去县医院时,恰好一位军医叔叔来乡医院抓药,见状,忙走上前询问了一番情况,然后对乡医院的医生说,他是军医,我这种情况像是感染了丹毒,高烧严重非常危险,必须赶紧治疗。他开了方子递给医生,让医生按方子给我输液。

从护士给我挂吊瓶开始到输液完毕,军医叔叔一直守在我旁边。他见我慢慢开始退烧了,建议爷爷赶紧带我去县医院检查,看看是不是丹毒。当天下午,父亲找了村里的拖拉机将我拉到县医院,军医叔叔也随同一起前往。

当护士要从我耳朵上抽血时,我吓得哇哇大哭。父亲抱着我,母亲按着我,我还

是不老实。军医叔叔摘下他的帽子,戴到我头上,说:“你现在是一名小战士了,战士就要勇敢,流血牺牲都不怕,抽点儿血也不怕,对不对?”

我从小就崇拜解放军叔叔,还让母亲给我做了一顶军帽,但上面没有五星,军医叔叔的帽子上有五星。他说我是一名小战士,那我就是小战士,我要勇敢,护士再给我抽血,我咬着嘴唇,一声也没哭。

做完各项检查,确诊是丹毒。县医院的医生说,军医的配方正确,还说幸亏遇到医术高的医生了,若当时直接往县医院赶,耽误一个小时,后果不堪设想。

那天,父母对军医谢了又谢,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军医说治病救人是医生职责,他还嘱咐父母,明天一早去乡医院输液,估计十天左右就能痊愈。父亲拉着军医叔叔的手,非要请他吃饭,可军医叔叔假装去厕所,悄悄离开了。

第二天一早父亲把我背到乡医院,护士给我打针,我勇敢地伸出胳膊,还自豪地对大家说,我勇敢,我是小战士。从此,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喊我“小战士”,他们这样一喊,我越好好表现,打

针、化验、检查都不哭,那些病号看了都对我竖大拇指。

第三天,乡医院转来了一位腿伤的病人,她是在县医院做完手术,来乡医院输液的。可能因为伤得严重,她一直“哎呦哎呦”喊疼,我听到后忙跑到她的病房,告诉她,一会儿军医叔叔来了,我让他摘下他的军帽让你戴戴,戴上军帽你就是战士了,然后你就变得特别勇敢,就不再喊疼了。

我这一句话把她逗乐了。每天我输完液都到她病房和她聊会儿天,她喊我“开心果”,我纠正,我不是开心果,是小战士。

我住在乡医院输液第五天,军医叔叔提着一兜水果来看过我一次。父亲问他姓名,哪里人,他笑着说:“叫我‘解放军’吧,我家在部队。”军医叔叔知道父亲的心思,他怕父母登门答谢。十天,我康复出院,听说,军医叔叔也返回部队了,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。

但一颗种子却深植在我内心,长大后我一定走进军营,成为一名军医,但很遗憾,高考时分数不够,没有考上军医大学,可那颗“战士”的初心一直都在,让我变得坚强、勇敢、不惧风雨。

母亲的苦瓜

□ 赵自力



老家院子的角落里,母亲每年都要撒几粒苦瓜种子。很快,苦瓜苗伸出绿色的手掌,在夏日微风中袅娜着纤纤藤蔓,爬上了围墙和树木。

我一直不大喜欢那些苦瓜藤蔓,瘦瘦弱弱的,不如肥胖的南瓜藤耐看。苦瓜花小,显得有点小家子气,南瓜花一开就是一大朵,格外惹眼。所以我们在墙脚玩耍时,常常摘南瓜花玩。有苦瓜藤爬上墙头探头探脑的,我们也懒得看上一眼。

当一些绿绿的苦瓜挂在藤蔓上时,母亲常常让我去摘下来,我总是不太情愿。那苦瓜长得挺难看的,瓜皮凸凸凹凹的,像极了癞蛤蟆。母亲炒苦瓜,总要拍些蒜瓣,切几个青椒。看着母亲吃得津津有味,我有次实在忍不住了也去夹了一筷子,刚咬一口就忙不迭全吐了出来,那味道实在太苦了。自此,我好久都不吃苦瓜了,总认为一种蔬菜,苦苦的味道,真没什么吃头。

后来参加工作了,就在城市里安家。母亲依旧在小院里种些瓜果蔬菜,自然还是少不了苦瓜。母亲患了糖尿病后,听医生说苦瓜晒干泡茶有助于降血糖,母亲自然更是喜欢吃苦瓜了。有年暑假我回老家,

母亲正在院子里摘苦瓜。也许多年未见母亲的苦瓜,或许是知道苦瓜能帮母亲治病,我对苦瓜不再那么反感。我帮母亲去摘,摸着那特别的瓜皮,感觉蛮舒服的。我们一起切苦瓜,把苦瓜片晒干,忙得不亦乐乎。有些成熟的苦瓜,往往像石榴一样裂开了嘴,露出红红的瓜瓢,瓜瓢里藏着苦瓜籽。我用手指头蘸下瓜瓢,放进嘴里舔着,竟感受到一丝甜味。没想到苦瓜苦苦的外表下,却有颗无比甜蜜的心。

慢慢地,我对苦瓜有了好感。母亲再炒苦瓜时,我也伸出筷子去尝尝,那种苦,不像中药那么浓烈,也不似黄连苦得难以下咽。苦瓜的苦,淡淡的,脆生生的,嚼上几下便满口清香,竟没有儿时印象中的那么苦,可能是不同的心境,激发了味蕾不同的感觉吧。

后来,母亲扩大了苦瓜的领地,整个小院都种上了苦瓜。我常常陪母亲摘苦瓜,吃不了的要么送给邻居,要么切成片做苦瓜茶。

如今,每到暑假我都要回老家陪父母。在农家小院里,一家人围坐一起切苦瓜做苦瓜茶。瓜苦夏日长,把茶话桑麻,真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特殊的七夕“作业”

□ 李秀芹

这个标准要求自己。

那年七夕,校长说,今天牛郎都把两个孩子放在箩筐里,用担子挑着去鹊桥和织女相

聚团圆了,可我们的留守儿童却难以在这天和父母团聚,今天就别布置作业了,让他们好好玩一天。

刚要散会时,校长又说,这样吧,还得给他们留一项特殊的作业,爸妈在外面打工回不来,祖辈担起了照顾孩子的职责,非常辛苦,让学生们回家帮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干点活儿,对他们说声“辛苦了,谢谢”,这个作业必须保质保量完成。

我把这个作业布置下去的时候,学生们一听没有书面作业,开心得不得了,还没下课呢,便开始叽叽喳喳地讨论,回家该干哪些活儿,有的说要给爷爷奶奶做顿饭,有的要给外公外婆洗衣服……我嘱咐他们,除了帮大人干活儿,还别忘了语言上表示谢意,这是七夕作业,必须认真完成,也是送给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七夕礼物。

下课后,我等学生们都离校后,便回家了。第二天一早,刚推开教室门,我就惊呆了,只见讲桌上摆着一瓶野花,黑板上还写着:老师,您辛苦了,谢谢!顿时,我湿了眼睛,没想到学生们会等我离开学校后,再悄悄返回教室,送了我一份特殊的七夕礼物。那一刻,我觉得孩子们长大了,很是欣慰。

那瓶野花和写在黑板上的字,一直激励着我做一名好老师。我知道,师生情也是一种亲情,镶嵌着割舍不掉的牵挂和爱。

不拧巴地活着

□ 乔凯凯

很喜欢单位里的一个小伙子,蓬勃、朝气、有活力,无论什么时候,都是一副笑呵呵的样子。没有一些年轻人常挂在嘴边的“丧”,也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忧郁,整个人的状态轻盈、向上。看起来很开心,好像没有任何烦恼。

一次和小伙子聊天,听出来他带着很重的鼻音,便问他是不是感冒了。小伙子告诉我,周末他和朋友约了去爬山,没想到突然下了一阵雨,山里原本气温低,又淋了雨,自然就感冒了。

“大夏天感冒,这滋味可不好受。”我说。小伙子故作可怜地回应:“谁说不是呢,太难受了。”我笑起来:“后悔了吧?早知道就应该待在家里,吹空调、吃西瓜,多舒服。”小伙子却摇头:“话也不能这么说,待在家里哪能体验到爬山的快乐?相比于爬山的快乐,感冒不值一提。”

还有一次,小伙子参加一场业务技能比赛。比赛前一天,他的大学同学到这里出差,

小伙子为尽地主之谊,请同学吃饭叙旧,玩到凌晨才散场。虽然之前小伙子做足了准备,但因为比赛之前没有休息好,还是影响了发挥,最终屈居第二。更遗憾的是,他与第一名只有几分之差。如果再努力一点,就能夺得桂冠了!

然而,感觉遗憾的只是我们这一帮围观者,小伙子完全没有“饮恨之感”。他表现得很洒脱,他说:“在决定招待同学的时候,我就预想到会有这样的状况。我既然做出了选择,自然就要接受相应的结果。有什么可纠结、可遗憾的呢?”

说这些话的时候,小伙子脸上又浮现出了阳光般灿烂的笑容。我突然很羡慕他,他不是没有烦恼、没有忧虑,只是当他选择了快乐时,他便拒绝任何懊恼和遗憾,坦然接受送到他面前的一切。他愿意享受美好的东西,也能承担看起来糟糕的后果,阳光、热情、积极且不拧巴地活着。

